

血舟

曾长青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949943

I247.5 血 舟

<1187> (又名：宝庆码头)

曾 长 青 著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徐州师院图书馆



22201721

血 舟

曾长青 著

责任编辑：肖汉初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8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75 插页：2

字数：272,000 印数：1—4940

ISBN7—5404—0470—1

I·3X9 定价：4.30元

内容提要

搭帮子，张开是合白帆，白云一片，一身清白，
船拐子，插起是根弯船的篙子，竖起是根走风的桅子，可摆不可
弄。

这是一部反映现代船家风情的小说新著。

作品围绕汉口宝庆码头属谁？江水江船，波峰浪谷，血火情仇。
追踪江河奉、艾嫂苦难而浓烈的爱情纠葛，曲折而惊险的革命波折，
同时描叙了几个饶有风趣、性格各异的人物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悲欢遭
际，深刻揭露了码头黑道社会的内幕，热情赞颂了船民粗犷性格和善
良的心灵，展现了秀丽多姿、耐人寻味的江河风貌。

小说语言狂放，率真，构思新颖，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
借人物命运演码头生活变迁。融纯文学俗文学于一炉，汇三教九流予
一川，具有浓郁的江湖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

题 辞

挖煤的埋了没有死，
驾船的死了没有埋。

——汉口宝庆码头民谚

(523)		六十
(515)		十二
(523)		十二
(523)		二十二
(523)		三十二
(523)		四十二
(523)		五十二
(523)		六十二

目次

一	划船不怕弯弯河.....	(1)
二	担水寻错了码头.....	(18)
三	船拐子，插起是根篙子.....	(31)
四	风发乱，雨寻伴.....	(44)
五	千担平头舶弯吊档.....	(56)
六	不图打渔，只图混水.....	(67)
七	水浸霉木坏了心.....	(78)
八	捉迷藏，船躲船，船抄船，天虎稳坐钓鱼船.....	(91)
九	主流，二流，回流，反正向东流.....	(104)
十	“错杀一千”，冤魂不散；“漏网一人”，游归大海.....	(116)
十一	斗风的雨，顺风的船.....	(129)
十二	搭帮子，张开是合白帆.....	(140)
十三	合马瘦，合船漏.....	(152)
十四	横起摔跤，竖起想；踞起摔跤，坐起想.....	(165)
十五	桃花运，桃花劫.....	(176)
十六	女人是河水，能载船，也能覆船.....	(190)
十七	船烂漏进，锅烂漏出；炭火吹燃，灯火吹熄.....	(203)
十八	他的运气点得火燃.....	(216)

- 十九 相求如上水背纤，激将如下水落滩……………(230)
- 二十 擂台试篙法，一排长一命归阴……………(242)
- 二十一 落得河水不洗船……………(253)
- 二十二 扯烂副栏间网，鱼还在网里跳……………(266)
- 二十三 急水里怎样下得桨……………(279)
- 二十四 为生计，水打麻索步步紧……………(290)
- 二十五 无闪无雷长脚雨，水载船，船载水……………(302)
- 二十六 米汤当油放，搭帮子闹工潮……………(314)
- 二十七 天虎闯锦都，恰遇船漏送春风……………(326)
- 二十八 活人祭船头，走水遇险动干戈……………(339)
- 二十九 元宵猜灯迷，珠泪满江河……………(352)
- 三十 虾公钓鲤，金蝉脱壳……………(364)
- 三十一 黄鹤楼头看翻船……………(376)
- 三十二 船破却遇顶头风……………(388)

(87)……………(87)

后记……………(401)

(101)……………(101)

(116)……………(116)

(139)……………(139)

(140)……………(140)

(153)……………(153)

(163)……………(163)

(176)……………(176)

(180)……………(180)

(203)……………(203)

(216)……………(216)

一 划船不怕弯弯河

宝庆码头坐汉口汉阳两镇，扼汉水之尾，襟长江之水，是座繁华的民间码头。

顶码头靠艘载黄泥的舂船子。桅杆上挂块长长木板，淡黄淡黄，上面镂刻：“宝庆码头船民协会”。

青石砌成的码头台基两侧，林立桅桅，竹篙列列。

码头下首，泥脚深的吊脚楼下，停艘四千担大船子。船老板，红旗五哥金南雄蹲在船舱，默声水静。只是火舱出烟，幽蓝幽蓝。

码头上首，乌棚下，弯艘六百担陈旧秋子船。船头贴了三绺雄鸡毛，点了三根香。竹篙头插根草标。此船老板满相公。再上帮水，泊艘千担平头船，船老板，彭家墩逃亡地主彭袭第。

千古百年，码头上规矩：里档外档，划子弯吊档。现码头上颠倒一头了。舂船子横正码头。连鸬鹚也到码头上亮毛衣。

宝庆会馆走出个人，年纪约摸四十岁，气壮英雄。脚栓

毛脚草鞋，上着竹布对襟衣，操条直筒裤。腰间别根五寸长马鞭铜烟筒，烟嘴红穗系只椭圆形镶广漆烟荷包，在胯间晃来撞去。脸目开方四正，少林寺和尚头油抹水光。古铜色前额下镶嵌对眼睛，如走马灯笼活翻哩。他脱下对襟衣，挈领将衣提起，近前瞧了瞧，狠心往右肩上一搭，双脚跨进太公当铺。掌柜的撑着老花镜，小跑步：“哎呀！河奉，我的大委员！请进。”

“金掌柜，我想当件东西。”江河奉将衣轻轻放在柜台上。

“好的，好的，河奉大委员站宝庆码头，威赫武汉三镇，想必发迹了。”金鑫撑开老花镜，乜斜眼，诡谲一笑，“什么金贵东西？”

“金鑫，说什么话！”江河奉怒目圆睁，“我江河奉没踩你尾巴过日子。”

“哎呀，说者好心，听者做歹意。”金鑫尴尬，三角脑壳如货郎鼓拨弄表白。

江河奉懒得跟他搭腔。当衣又难以启齿。个钱逼死英雄汉，逼他说了：“衣当了！”

典件汗渍渍对襟衣，实在恶心，金鑫暗下嘀咕，叫化子名堂，只有叫化子做得出来。只有叫化子协会出这样的人。眼下革命吃香，毛厕屋里碰上委员。委员世界，结交个委员起不了浪，得罪个委员，不死也要脱层皮：“大委员，您身上这样称心衣衫典了？”

“少啰嗦！当，不当，就是一句话。”见金鑫尖起手指将衣翻来翻去，江河奉感到厌烦。

“大委员就是急性子。”金鑫瞅着他发笑，从长衫里摸出

四块银花边，“喝一条江的水，在一个码头上，哪有不当的理？”四块银花边投掷柜台上，如群毛茸茸小鸡，憨态可掬。有一块银花边贪玩，独自蹦跳脱群。

江河奉等得不耐烦，摸起一块（不可能锯断）转身走出太公当铺。

江河奉伸手，金鑫双手扑上去，只仅仅遮了三块。金鑫左手反履长衫后襟，左拐右弯闪出高高柜台，追至当铺门口，手上银花边抛得叮咣响：“河奉大委员，怎么只拿一块？人家清官两袖清风，您是赤背掀天。”一屁股倒在躺椅上，自言自语道，“耍蛇反被蛇咬一口，真是倒霉。”

江河奉捧的一块银花边，如捧颗天上星星，欣喜若狂。在这有钱汉口，无钱看起的金钱世界里，个钱逼死英雄汉哩。他将直筒裤一操，蹦进了杂货铺。喜形于色，银花边“叭哒”掷至柜台上：“拣大的、响的浏阳炮拿来。”

他赤背掀天，操裆裤头翻起如干皱荷叶，买炮仗口气蛮大，狗宝不觉“噗哧”一笑：“河奉叔，干什么好事，喜眉笑眼？”

“船民协会成立两周年。”

杂货铺老板，戳根三尺长马鞭烟筒从房里出来，见狗宝嬉皮笑脸，提起烟筒横过去。江河奉一个纵步颠进柜台内，揪住老板烟筒头：“凭什么打人！”

江河奉颠过柜台一阵风，寒气逼得老板倒退三步。江河奉将烟筒头往前撑。干瘪的老头，本来三只黄鼠狼咬得死，一退一掀折腾，人站立不稳，“扑通”跪倒地上，顺势向江河奉磕起头来：“河奉大委员，您别，别把意思提反哩。狗宝取笑您，我才动气的。”

江河奉嗔怪地将烟筒头一甩：“动不动打人，没王法了？”说着，一个燕子翻身颠到柜台外。

杂货老板恼怒脸上堆上笑容。炮仗依次摆上柜台，由江河奉任意挑选。江河奉咧嘴笑了，问好价钱，捧几封炮仗下码头。

黄昏，晚霞如火焰一般燃烧，烧红了半个天空。片片白帆从火焰中燃烧出来，沉入碧绿的汉水，如群纯洁的天鹅，嬉戏暮归。

“庆祝船民协会成立两周年，搞火爆些，气死金南雄。”

“气死我江河奉，打都打不死。”江河奉双手捧肚子，猫腰进月门。

“牛卵伸到马胯里，真是！”三爹老倌受了艾主席的气，借东风驱寒气，一骨脑倒给江河奉，“要是开玩笑，现不是时候。”

“我是你的出气筒？”江河奉跟老倌坐个对面笑。嘴在说，手偷偷过“河”摸锡壶喝酒，“看我的！”

看什么？一看惊动满舱人。江河奉将捧的炮仗撒手摊到高铺板上。艾嫂看出名堂。江河奉上身一丝不挂，油抹水光。她眼圈儿红了，袖口揩揩眼，席地而跪，从毛板箱子里取件压底白龙鳞细布衬衫，轻轻走到江河奉身傍，将衣舒展罩在他身上。江河奉猛的扭过身，双手张罗衬衫，自觉脸上火烧火辣，欲言难以启齿，艾嫂狠狠递个眼色，江河奉如触电一般，幸福的暖流暖遍全身。

“艾嫂，我也没衣穿。”三爹老倌眨眼。

“快活鬼，这句话象你讲的？”艾嫂脸绯红。

“难道鬼尽是坏的？”三爹老倌摸锡壶怎不见了，“人死有

三伴，鬼也分三档哩。”

“别扯淡了。”江河奉勾脑壳，“我们是不是上坡接艾主席？”

“船民协会人出来，国民革命政府有令！”

满舱人一下愣怔。江河奉虎地蹦起来瞄码头上，有人捏他胳膊上老鼠肉，忽地，他身子软了下来。江河奉扮脸嗔怪：“开玩笑，也不注意时候。”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撑出脑壳亮相，枪打出头鸟？”三爹老倌收敛鬼气，“我们摸清对方来意，才好粉墨登场。”

头篙李蹑手蹑脚，猫腰走到进门舱，瞧门缝，倒抽口寒气。他转身，高铺板“吱哑吱哑”，恨不得要跑。走不到一丈远，头篙李人已是气呼呼。憋住气，脸成猪肝色。

金南雄蜷曲身子，靠着宝贝柱子，窥伺码头动静，看花了眼，想痴呆了。我金南雄接手宝庆码头，站了几十年。近几年，作孽下气。宝地的风水，裕帮子占了龙头。船民协会神气，有国民革命政府撑腰，发枪支弹药保身。可恨的是，裕帮子听共产党“共产共妻”的宣传，不怕自己脑壳戴绿顶子。鸟主席堂客艾嫂，还不是老黄花崽江河奉、快活鬼三爹老倌、老鸬鹚盘老庚、青皮后生头篙李的“共妻”。不然，他们行动没这样规划规一。唉，红旗五哥是插野鸡毛角色，遭船民协会打击，抬不起脑壳。福新汉十三弟兄们，说我金南雄枉费浑身是劲，出手是打。戳着背脊骨骂，装着自己的耳朵寄在娘屋里没带来。船民协会排挤打击，弟兄们说些要死不活的话，夹在风箱里两头受气。是个人挤扁哩，是扇墙挤垮哩。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宝庆码头真的轮到裕帮子坐？六十花甲轮流转，我金某没这样寿年等。

灯笼火把，人声鼎沸。“砰”的一声，清脆枪声，给金南雄提了神。朝码头上，眼睛盯出血。

有一年纪三十挂零军官，虎背熊腰，两手整整武装带，从队伍后面气昂昂走了出来：“一排长，有何情况？”

“报告芦连长，宝庆码头船民协会 盘老庚同志 前来听令！”一排长双脚并立，行个军礼。

吃粮的称盘老鬼为同志，他们是打理手架。我金南雄别轻易上当。

“盘老庚同志，船民协会你能当家吗？”芦国寸腆着肚皮，双手叉腰。

“要我当家，就能当家。不要我当家，我就不当家。随你便。”盘老庚右肩托着幼鸬鹚。

鸬鹚啄鱼刁，它老板说出话来也刁。我金南雄心愿吃粮的发火。

眼下“国共合作”，待你客气。但你回答话，又臭又硬，鸡啄不烂，狗咬不烂。芦国寸两眼露凶光：“我的话是军令！你到底当不当家？”

整褡帮子威风。好好，金南雄喜得将插谷钵摔了。

“我不是三岁孩童，听不懂话。你也不是三岁孩童，说不清话。有事说出来，我能当家就当家。当不了家的，自有答复。”盘老庚脸色更加严肃，声调更加深沉。

叫化子讨米样，实在讨厌。“来人！”芦国寸一声喝令，“违反国民革命政府法令，妨碍执行公务，给我捆起押送禁闭室。”

“来人”一叫，三爹老倌大步流星上来，对向芦国寸点头哈腰：“老总，人来啦。”

讨厌的，更有讨厌的，瘦不拉结长身鬼来了。芦国寸绷紧脸，叭叭嘴。吃粮的一枪把顿去，正中三爹老倌下身。“哧唧”，击中钱褡裢。

这一枪把子上身，快活鬼一命归阴。褡裢救了他的驾。金南雄诅咒吃粮的，顿枪把子不看地方。

三爹老倌双手护着褡裢，嶙峋的肩膀耸了耸，向顿枪把子的献媚道歉：“多乎哉不多也！”

枪把子击中银花边，瞎子吃粉，看不见碗里多少，吃进肚子里，黝得神到。胯下这么大一褡裢，不说一百，少说有八十。第二枪把子顿去，去得重，落得轻，遮阳人之耳目。

黄雀在前，渔翁在后。芦国寸伸出鸬鹚脖颈：“老同志，你有什么干？请去司令部说话。”

褡裢有钱，“老同志”又喊起来了。只要钱？我金南雄船上有。只要把快活鬼顿死，大船上领赏若何？

一排长拔出短枪朝盘老庚脑壳捶一枪把子。端枪的手刚抬起，“砰”，清脆枪声划破了长空。一排长手血雾滴答，短枪掉在青石板上：“码头上有土匪，给我追！”说着，带一帮人冲上码头尖子。

褡帮子真厉害，安有暗机关。吃粮的你不晓得开枪？枪筒拿来吹火的？真是！船上人不遭急，急死岸上人。金南雄气得跳。

蓝蓝天空，倒映汉水河底，衬出河心有艘幢船子。船上人全副武装，桅杆上吊块长长牌子。妈的，走漏了风声。船拐子又是“拐”。一排长忍痛呼唤：“船上同志，把船摇过来。”

吃粮的要来，先跟我金南雄打声招呼。有枪撑腰，我会使褡帮子缴械投降。强龙难压地头蛇。若强龙地头蛇搭档，

褚帮子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会束手就擒。

传盘老庚谈判。

盘老庚右肩托幼鸬鹚，嘴里咀嚼生鱼，双手抱胸，一步一摆上来了。三爹老信捱屁股跟上。

“老家伙……同志，你是什么人？”一排长想要威风，手枪伤刚包扎好。

“嘿嘿，快活鬼，你的三爹。”三爹老信嬉皮笑脸抢答，“船民协会联络副官就是。”

妈的，现在穷鬼官多，又安出个联络副官。一排长逼近一步：“是不是委员？”

“当然的大委员！”

一排长仰天大笑，蓦然收敛。一字一句，一板一眼宣读：

“国民革命政府汪主席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勒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把枪支弹药交给国民革命军。此令！”

早不说！金南雄跳将起来：“老么，老么，准备挤正码头！”

芦国寸指挥枪口瞄准船上。撞船子船上枪对准码头上。剑拔弩张，踩在火药桶上谈判。盘老庚与三爹老信眼神对视，心心相印。三爹老信清清嗓门：“汪主席明察秋毫，为何一时失误？武装纠察队捕海盗，维护码头秩序，功勋不可磨灭。国民政府革命过渡，武装工人纠察队不可缺少，请求老总将此意转达给英明的汪主席。先生阁下，我们艾主席不在，会员只有守业的权利，不能有败家的行为。请求自退，改日再来。”

“什么艾主席，这是汪主席的指令。限你们抵时交枪。不然采取革命行动。”一排长手持短枪，面目狰狞，“还有什么可

说的！”人离不武十个钟要出，十钟却不，雇一

早该这样！我福新汉十三打先锋。么老满，快呀！金南雄顿脚插手。

“三爹完全代表我的意思。”盘老庚将嚼细的生鱼喂幼鸬鹚，“至于收缴枪支弹药，事关重大。市总工会发给的枪支弹药，市总工会无指示，不能随便交出。”

大树不倒，猢猻不得散。金南雄急急招手：“老么去街上一趟，看市总工会招牌砸了没有？”

“五哥，我是准备挤正码头，还是上街？”

“好好，还是准备挤正码头。”金南雄抱拳相答，以示关照。

“国民革命军，难道你也怀疑？老子打北洋军阀出生入死，伤疤就是英雄花。”一排长袒露上身，“老子卖命你享福，别个讨堂客，你晒现铺。”

“你无理闯我码头，扰得人心惶惶，反咬我一口。”盘老庚怒目圆睁，严正声明，“反正要现市总工会指令！”

“看来你耐不得烦啰！”

“不耐烦有何的？赶走北洋军阀，难道你们是新军阀？”

“你目中无人！”说时慢，动时快，一排长摆好架势亮拳。

码头上有耳朵肉捡了。千万把盘老鬼、快活鬼，那鬼耳朵捡到手，才算解恨。码头才得安宁。金南雄飞脚上了凉棚架。

“个打个，滚砣砣；两个打，不算角，动刀枪，是血砣。”三爹老信锡酒壶塞进褡裢。忙摆手，做中庸劝架之态。又冷冷地威胁一排长，“老伙计，好手难打码头。至于交枪，我

打锣捱船喊一遍，不收满十，也要收个十九不离八。”

“噹噹噹！”快活鬼的锣声捱船响。

“哗啦”，顶码头弯的舢舨子船头，霎时亮出熊熊火把，会员们异口同声呐喊：“我们是人民的武力，又是北伐的先遣队，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

叶挺说的话，拣来做挡箭牌。一排长毛骨悚然。

金南雄看到这场面，也气得龇牙咧嘴。捏紧的拳头捏得水出。

头篙李掬几支枪，被国民军缴去了。婆婆万福。金南雄欣喜若狂，人从凉棚架上滚了下来。么老满眼明手快，箭步撑手去端：“五哥，别劳神过度。”金南雄一个鹁子翻身，落地站个屙屎桩，横眉鼓眼嗔怪：“当做不做，豆腐放醋。”

“五哥，我……我时刻为您安全着想。”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金南雄一摆手，“安全？今夜码头出什么事？”

“还不是船民协会穷得打架，饿得发疯。”

碰上这不中用奴才，金南雄气得打心口。一脚扫去，么老满四脚朝天。翻身四脚爬，连连磕头：“五哥息怒，容老么前去，打听消息。再捱再杀由您便。”

“明摆的，要你打听什么家伙？赶快驾一脚划子，划到码头尖上，寻拴钢丝绳的钢川。快快去，速速回！”

在老虫身边作伴，老虫不吃人，也心恐。一听要打发自己走，么老满缠着抹布把跌跤子。

金南雄又爬到凉棚架上。这次一方二便，一来看码头动向；二来盯着么老满脚划子。码头上人影幢幢，蛤蟆噪夜样，隔二船水，听不出什么名堂。脚划子，么老满躬着腰划出去，